



神·仙·老·虎·狗

李 儵 作

正 氣 書 局 發 行

神仙老虎狗

楔子

李儵

『文裝』以來快三年了。

相識的愛把我曾經武裝過的告訴人，而人亦竟有因此悚然起敬；似乎還值得仰慕與欽佩的，這於我是有利的。于受寵若驚之餘，恍然感悟曾經武裝過，也足以嚇嚇人。但可憐，三年來雖嚇了不少人，那被嚇的却大半是比我還年輕的小孩子。

嚇人原不一定是可喜的，別人除被嚇而悚然而仰慕而欽佩之外，必然如新聞記者，如抄把子的，甚至如法廳檢事的千篇一律嘮嘮叨叨訊問軍中苦樂，戰地情形，和怎麼會去投軍？怎麼又解甲歸田？照例在那樣時候，我只能苦着臉告訴他，『我父親不是還了糧納了稅嗎？我祖父不是還了糧納了稅嗎？我祖宗不是還了糧納了稅嗎？不少了，累積起來的確不少了！』我這樣說了，有人仍是不懂，呆着眼看，于是我只得夾點愠意再告訴他，『爲什麼去投軍？爲的是去吃點糧，當兵可不是又叫吃糧？』怎麼又解甲歸田，那容易回答了，『我覺得無須再吃下去了，于是解甲歸田，留點給別人吃！』

另外更煩難的問題，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說，照例是沒有回答，而別人照例不滿足的苦笑一陣。幸喜別人大約不會因此怪我，這也是于我有利的。

雷馬克的西部前線平靜無事風行了世界，我們貴國，也出了不少戰爭小說，據說詩人而又是戰士的某文豪，已經發表了勝過雷著的名作，國貨已勝過洋貨，這倒是可喜的。

內亂了二十年，造成了一大批文豪，文豪到底是超越一切的，看了小百姓的災難，却仍能悠然地歌頌槍礮！

在這軍事小說最出風頭的年頭，寫點軍隊生活的實在情形，也許不算過于賣野人頭罷，于是我覺悟過去的別人對我關心沒有回答是錯誤的，曾投過軍的還有如此大用處，讓我來贖罪罷，這又是于我有利的。

我不想違衆好去非戰，也不想站在什麼立場去鼓勵戰爭，那麼大的靈旗讓文豪們去捋肩罷，我單把身穿二尺五的灰色動物素常生活就表面的描一點，盡我的力量。

快活時似神仙，作威作福時如猛虎，卑賤任人呼之使來揮之使去時如狗，這是軍人的三個化身，沒有一刻過的生活是像人的，故題名云。

我是軍官學生出身，所述也偏于這一方面的多，嗚呼！軍官如此，士卒可知！

千萬的健兒啊，暴露在這長日炎炎的烈日之下，請高歌，高歌！

猛烈的太陽，太陽，太陽他記得，照過老爺的臉，照過大人的衣裳，也照過丘八先生的軍裝，老爺有太太愛，大人有奶奶愛，丘八有誰疼你呢？有誰愛你呢？他呀！每天站在操場上，一二三四……

頭髮

我進軍官學校，是在××××年的夏間，這樣就開始別一個圈子的生活了。

行李搬進學校，安好了床鋪，照例該找尋的是膳廳和廁所，但是這裏不然，大家急忙忙的打聽理髮室，拜訪刺頭師傅。

掛的牌是學校，其實是營盤，門口站立兩個衛兵，細着子彈帶，持槍，刺刀掛在腰邊，四大金剛似的，『八面威風。』

『立正！』嚴厲的喊出來，使我吃了一驚，衛兵把槍靠靠緊，一個衣服干淨些的軍人走進來，衛兵木樁似的一動不動，直到他走進，衛兵才活轉來，這大約就所謂軍官了。

軍官走進門，朝我這邊走來，我手足無所措地不知怎樣才是，瑟縮的勉強做個立正般姿勢呆站着。

啊！他不只是軍官而且是我的直屬上官。他指示命令我許多，而且干涉我的頭上來，要我立刻去剃頭，要剃成他一樣的光頭。他脫下帽給我看，一看他的和尚頭的確很光很光，是個好和尚——不是個好和尚頭。他說：

『軍隊裏是講紀律的，不作興在頭上起花樣，你們立刻去找剃頭匠。』

我惶恐得不得了，我聽到過「軍令如山倒」、「軍法從事」就是殺頭，軍隊紀律當然得絕對服從的，比法師的「急急如律令」更靈驗。我慌張地問訊那理髮室的所在。

嘿！那兒已擠滿了濟濟多士，我胡亂的點點頭，找到一個位子候補着。被嚇得吊上半天的魂魄，這時才歸舍，默然靜思，突然悲哀起來，相隨數載的頭髮得離開了！

知道自己已取錄了，多高興，看榜那天看到榜尾有：

……剪髮修指甲自備內衣及簡單行李于某月某日前來報到……

興匆匆的理好各物，昨天跑到理髮店剪髮，還吩咐他好好剪個朝後梳，塗着油，走出理髮店時頭髮又亮又光，自己頗有點傲然。

誰知所謂剪髮是叫剪和尚頭！看看擠在這兒人們的臉色都有點黯然。

正在開刀的一位是西裝朋友，苦着臉看頭髮一圈圈滾下來嘆氣。剃頭匠換把刀的時候，他拾起一圈二寸長的頭髮搖頭，他怕要流淚了。

西裝朋友下來了，大家報之以一陣苦笑。西裝配着一個光頭，像什麼？什麼都不像。他做個滑稽的笑臉，抱頭，竄出去了。

理髮椅暫時空着，換到誰了？誰也懶得上去，眼睛望着別人做着乞憐的眼色，似說你先上去罷。嘆口氣，一個無可奈何的上去，嘴裏咕嚕着：

『反正避不了的』志士般的慷慨去就義，他有點顧盼自豪了。

一陣笑聲裏一個竄出去，嘆口氣又一個上去作犧牲……

理髮室漸漸空起來，出去的絕不回頭，一直衝到宿舍去。漸漸的這兒只剩我一個了。

『來吧！』剃頭師傅朝我招手，我沒有工夫遲疑，被動的坐上簡陋的理髮椅上。

『沙沙！』頭髮滾下來了，我說不出我是怎麼樣一種情緒，革命與頭髮有什麼關係呢？我有此憤然了！

『這是酷政，這是酷政！』我喃喃地。

『軍隊裏總不講理的，叫這樣做就這樣做——你的頭髮留得很長了，』剃頭匠顯着比我懂事說。

『已留幾年了，從來沒剃過和尙頭，天熱時，還披着呢！』

『真可惜！』他有些同情了。

刀仍不停的在頭上動，鏡子中已映着半個光頭了，滑稽得好笑。忽然想起自己是太婆婆媽媽了，頭髮值得什麼貴重，來這裏不是講革命嗎？何況自己是素不很注意修飾的，但今天也這們愛惜時髦？不被人恥笑？突然英雄起來，坦然的同剃頭匠噓舌，問到他的生活，問到這營盤裏來的歷史，問到本隊官長，問到軍隊的瑣碎。據他說他在這裏十六七年了，眼見過多少隊伍，今天是革命軍，明天是北方的隊伍，他所能說的軍隊生活是可笑的，然而他的確是够做我的識途老馬。

我專好頭頗有點傲然，試試撫摸頭皮，光刷刷的有點痛快，我想誇耀，可惜除剃頭師傅外沒有誰。

走在柳樹下微風吹着涼快，非養着各色頭髮的人們所能享受。

宿舍裏晃動着許多和尙頭，大家和愛的微笑着。

和尙頭躺在席上怪舒服，中心暢快地睡覺了，做着美麗的好夢。

發軍裝的那天

混混沌沌的過了一天，懷着北極探險的心思期待神妙的奇蹟現出，一天過去了，也沒有過分超乎平常的怪

事叫我們幹。吃飯，每人一盤臭味四溢的鹹菜，裝飯裝菜都是小孩用的不易跌碎的洋磁盤，盤上穿個洞，可以掛繩。

『聽哨子集合！』

宿舍東首的一塊草地，是我們這一隊所私有的操場，趕羊羣般的，我們被趕到操場上排列着長長的一隊。顯然是西裝朋友佔便宜，長褂子全被逼脫去。現在是一律短裝了，但仍五花八門的雜亂得好笑。勉強把我們這些三山五湖的英雄分成三個區隊，帶喊帶拉的站成凹字形，紛亂着人聲混雜。

『立正』

驟然靜寂，武裝帶上加一條紅帶的那個官兒跑去迎一個神氣活現的軍官，老遠的一個立正，右腳跟着左腳跟「咯」的聲音很脆。我疑心他皮鞋會搞破。接着一個舉手，口裏喃喃的好像是報我們的人數。又是一個舉手，他向後轉，跑步回到我們面前，立正着，「咯咯」那軍官威嚴的儀態萬方地步到我們面前。

『稍息』我們噓了一口聲

『聽到』（軍隊中訓話開頭必是聽到，部下便應聲立正起來，要等到他說稍息聽才准稍息。）來的軍官同我們說話了。

『立正，立正』其餘的官長揮着手。

『從今天起我們發生密切關係了，我是担任你們這一中隊的中隊長。這是錢區隊長，担任第一區隊，』他指着武裝帶上又背紅布的那個順次說，『這是余區隊長，這是張區隊長，担任第二第三區隊的。』他們向我們舉手，我們不知怎樣好，有的點頭，于是大家七零八落的點頭，有的却鞠躬下去了。

『你們要聽三位區隊長的指揮，本着軍人以服從為天職的精神，本着總理的三民主義，養成一個完全的軍人，養成革命的軍官。還有，』他指着另外一排十二三個老兵士，『他們是受過嚴格軍隊教育的中下士，你們要聽他們的指導，他們是你們的助教，你們現在什麼都外行，他們當能引導你們。稍息聽……』他說了一陣話。

『完了，』「軍隊中訓話將畢，必說『完了，』部下便應聽立正等他叫『稍息』才準稍息。」我們又是立正。

他又是舉手回頭對官長說：『拿軍裝來發吧。』「稍息。」

勤務兵拖着一簍簍的軍裝來了，我們心裏在高興，一個威武堂皇的軍人馬上顯在眼前，而穿這套寤寐求之的軍裝就將是我，是多麼威風，現在不是馬上要來了嗎？

當每個人面前排着一套粗劣的灰色軍裝，一頂蹩腳軍帽，一條小皮帶，一雙灰綁腿，一堆草鞋襪時，我們每個人都感覺到失望了。在我們想像中的武裝起來，應該是多麼的神氣活潑，然而現在我們的裝束完全是「小兵」散隊時大家在無可奈何之中帶拖帶捧，把自己面前一堆搬進宿舍，有的躺在床上升氣，有的亂七八糟的穿起不合身材的服裝了。

我的一套非常大，穿起時領口扯下來可到胸口，衫袖長得垂低過膝蓋，褲子拖到地板，這使我高興起來，一搖一搖的在自己床前擺，附近的幾位睜着發笑，摸着頭上新剃得光溜溜的，這樣拖拖拉拉有點像『小和尚』。

『小孩子』那位西裝朋友在勉強穿進一套小得可憐的軍衣，一隻袖子穿進了，如時髦姑娘般的僅及腕上，另一隻無論如何穿不進，那狼狽的樣子更引人哄笑。他忽然看到我這付神氣，太不客氣的這樣喊我：『我們掉換一下吧？』

喧擾聲中驚動了所謂老中士助教，他叫我們『不要鬧，靜一點，值星官來了，』他指指在走廊上徘徊的掛紅布那位區隊長。

從值星官那裏，臂纏值星紅布的助教領出許多東西，水壺，乾糧袋，子彈帶，鎗，刺刀，蹩腳皮鞋，帳子，白被單，軍毯……

助教，教我們打綁腿，整理內務。

忙得很，但是一肚皮新奇非得發洩一下不可，決心偷空寫封信，給××君的。

從你們那個圈子跳到這個圈子，現在是跳定了，今天，已經穿起十足丘八的衣裝，灰色粗布，銅扣子，兵帽，扣上

小皮帶，綁腿，草鞋襪。總之，是一個街上常看見的小兵了，我們同學都非常失望，穿着這樣的衣服怎麼見熟人面？一個本穿西裝到現在我還沒功夫去請教他尊姓大名的更說得痛快，他說：『這樣子怎麼見得愛人面？』

打綁腿真是一件麻煩的事，助教（步隊中中下士出身）教我們打他在他自己腳上打個樣子給大家看，又在我腿上打一隻，但另一隻我還是經過了七八次打不好，那看起來似乎很簡單的人字花很難打直，直了又疏密不均匀了，又或寬或緊，頭發昏，手乏力，汗出了不知是幾身。打好，下地走沒幾步，小腿肚子上露了個洞，再走，已散下來拖地板了。

助教說早晨四時五十分吹起床號，五時就要集合點名，在十分鐘中要穿紮完畢而且洗完臉，集合了是點名，于是跑步，下了操，便是吃飯。吃飯又要站隊，站了隊，由值星官帶進飯廳，大家飯裝好了，『立正』，向值星官行個禮，然後『坐下』，『開動』的命令下來才得動筷，動筷後便得努力了，五分鐘中要把滾熱的飯吃完，于是『立正』，『門口集合』，『報數』，『解散』，舉個手散隊。

一時半到十時半學科，十時半到十二時出操，吃完搶命的飯又是學科，四時到六時出操，吃了晚飯，還有二個鐘頭的自修，也得站隊，也得點名，九時吹號了，又是在宿舍東首集合，又是點名，才是我們的天下，頭倒下去睡覺。人被當部機器般用，絕對沒有商量餘地，說得多好聽，『軍人要克苦耐勞，別人吃不了的苦能吃。』

更有意想不到的，一進寢室便提心弔膽着內務，這怪東西真害得我們好苦睡也戰戰兢兢的不敢大意，怕把內務弄壞了。

衣服叫內服，綁腿叫內務，鞋襪叫內務，被服叫內務，帳子叫內務，水壺乾糧袋叫內務，整理內務把我頭弄痛了，眉弄繃了，眼淚快流出來了，會發怒的把臉氣紫了，那些助教還是滿嘴的『內務內務！』

水壺乾糧袋掛得一樣高一個形式，（袋在內壺在外）帶一樣平，從走廊上看來如一系列整齊的雁兒，帳子用鉛絲綁着，一樣緊一樣平，然後把帳子打上去，打得平整的，不許有一絲褶痕。床鋪排得很齊了，然後鋪上軍毯鋪

上被單，被單鋪得平平的，不許有一點縐，然後疊（摺）一條蓋的軍毯在床中，要摺得四方的，規定有一定尺寸，輪角如刀切一般的，上面再疊上摺得方方的有一定尺寸的一套軍衣，上面擺着軍帽，左邊擺着捲得刷光的綁腿，右邊擺着捲攏的皮帶，於是左旁邊上排一個枕頭，右旁邊一包，一系列的，整齊的，直看是前後成一直線，橫看左右成二條平行線，不許有絲毫差錯，皮鞋也成一行的放在床左下方，草鞋在右下方。

嘔死氣了，還要把鎗一系列的機柄朝外，不得有錯聽說將來還要擦鎗咧，不知還有多少花樣，好在人是一時死不了的，讓他去吧！

何必多說喪氣話？磨鍊着，磨鍊着！將來成軍閥有望，X X君當心你的頭吧，挺好你的胸！

你的朋友××

約會

凱把內務謹慎地移到床底下，扯過被單往身上一罩，閉緊眼睛就想睡。睡可又睡不着，掀開帳子張望，他們都鑽進帳子了，沒有誰談一句話。走廊上咯……咯……咯……咳走過的大約是值星官，剛在今天下午移交到的新值星官——第一區隊長。咯……吱，咯……吱的皮鞋聲在走廊那頭消失了，全個營房寂靜下來。「噁咳！」是對面房間第三區隊的老年助教的咳聲，咳聲過了，空氣又歸沉默；這冷落的咳聲，更顯示出軍營之夜的嚴肅。放下帳子，睜着眼睛仰臥，帳頂有細細的一點烏黑，疑心是蚊子，蚊子仔細再看又不是的，轉側一下，試試朝床裏睡，還是睡不着，鄰床的王，却呼聲鼾起了，另外同房的同學，也都打鼾起來，他們真都是說聲「睡」於是頭一落頸便睡着了。

號聲悠揚的傳進來。什麼號？好像沒曾聽到過的。電燈條的熄了，才想起來這便是熄燈號。太好笑了，進這裏後每天過於疲乏，一上床倒頭便睡，從來不知電燈是何時熄的，雖說來此已幾天了，熄燈號還是今晚初次聽到。

今天是禮拜六，剛好在下操時她的信來了，她說：

『我的同志，我的戰士，我的凱！』

不知受什麼力的驅使，我冒失的到這裏來了，您的影子如毒箭般射穿我的心，我如最馴良的狗一般要跟到您在的地方來！我什麼能力都失掉了，我竭誠的聽憑我的主宰的指揮。

我來只能說是被魔鬼引誘了，說不出爲什麼來，但是勉強可以說是來問問您爲什麼不告訴我一聲，便自進了軍隊？二，瞻仰一下我的戰士武裝起來以後的英姿。還有我的同志凱！我們分別得太長久了，我發狂的想吻您一陣！

軍營門口太威嚴了，我在那門外躑躅徘徊，不敢向前去探問，我能否踏進那殺氣騰騰的轅門？

幸喜明天就禮拜了，我按着要躍出來的心，在這旅館裏忍耐着期待您，盼望早給我見面……

電燈熄掉後房間裏非常黑暗，抬頭玻璃窗外有小眼睛般的星光還有的就是搖曳不停的柳絲纖影，美人蕉的葉，有半張可以看見。凱進這房間後從未注意到這些，今晚有點異樣，一面凝望窗口，一面回味得她的信，回味着在出操後疲乏中拆開她的信的甜味。想到明天便可以晤見充滿愛嬌的她，興奮起來一時不能入睡了。

奇怪得很，晚上入睡得很遲，翌晨却反早早地醒了。醒來時天剛發亮，聽到一隻小鳥兒在窗外柳樹上咕嚕咕嚕的叫。凱想自己一定是被牠噪醒的，想到夢境，有點好笑，胡七八糟的會做那樣的夢，但要想把夢境回味一遍，又糊塗了，只記得是一個美妙神祕的夢，夢中很快樂，快樂些什麼，越要記越記不起來，記不起來便生氣不去想。於是又想到昨天她的信，今天將去赴她的約會，六天來一二一二一二，把人性子也變枯了，愛人什麼都沒工夫去想。現在接到她的信，另一種情緒又得活起來，他感到溫暖，他想笑，微微的笑了，彷彿看見她也在笑，她媚着眼，衣服是合時的初夏服，他伸着手去抱，抓到披在被單上的軍服。一切幻境都消失了，睨視着這套灰劣的軍服躊躇起來，自己過去是個學生領袖，憑口才，憑見識，憑多看得的關於主義的書，憑貫串的理論，憑運用馴熟的漂亮口號，得到男女同學的信仰。後來加入一個祕密組織，冒過百十次危險，逃出來，逃到革命的發源地，被派到五縣工作，青天白日

旗幟飄揚在空中，羣衆成千成萬擠在台下，自己一開口，一揮手，感動了全部羣衆。二週前自己一出去散步，便有二三個女同志來伴走着，談革命，談奮鬥，還看出她們的眼光中含着些什麼？現在，被革命高潮所沖湧，湧到這掌握着武器的圈子中，到這裏，誰知道自己的才幹一點用處沒有了，只跟着隊伍起，跟着隊伍倒，要聽從那幾個頭腦簡單的軍官擺弄什麼思想都用不着什麼話也不必說，面皮晒得紫了，身上披着這樣羶劣的灰裝，好意思去見她嗎？平時心目中的軍官學生是威武的軍裝，三角帶，皮綁腿，誰知這些比做夢還容易消失，這樣去見她，不被她恥笑，不被她看不起嗎？她將也大失所望吧！

天漸大明，柳樹上的鳥噪更多，凱決定帶西裝出去，看機會更換了，再去見她的面。

『達底——達底，底登——底達——底達——底底達底——達達——……』

起床號吹起了，值星官的哨子『噓噓』馬上接着。

『起床起床！』值星官在走廊上跑，凱極迅速的穿紮起來去洗臉，洗臉室還沒有一個人。

忙得很忙得很，剛吃完飯，便來了整頓內務的命令，又是擦槍，又是洗水壺飯盒，內務自己以為很整齊的了，但是被嫌不整齊，於是重新刷抹，重新摺疊，重新摸刷，齊而又齊，潔而又潔，平而又平，方而又方，稜角用木板夾得如刀切一般。情形非常緊張，值星官跑來跑去，助教整理他自己又要校正旁人，汗珠淋淋下來，說是每逢放假大隊長要來檢查一遍才准出去。附爲這個真是魂飛魄散雞犬不寧！

檢查過了，於是站隊，點名，檢查服裝（這又是麻煩不過的），複習敬禮，發手簿，聽訓話，分別中飯誰回來吃，誰不回來吃，宣佈下午五時半回校，才解散，才能出去！

時候已八點半了，急急匆匆到儲蓄室將「下野」了的西裝包好，要值星官處領出物品攜出單，值星官簽名蓋章，方許携出。

凱進官長房間還是第一次，有些戰戰兢兢，惶恐的走到值星官房門口：

『報告！』高聲的喊。

『進來』內面答應。

開進門，蹣蹣蹣三步正步，立正，鞠九十度的躬，垂手捧正包裹和物品携單：『學生凱報告：學生凱攜出衣服一套，請值星官蓋章完了！』

『稍息。』值星官點頭，翻了翻揀了揀包裹在單子上簽了名蓋了章。於是立正，九十度鞠躬，向後轉，正步走，關了房門。凱摸摸額頂淌着冷汗。

走到營門口，立定，交出物品攜出單給衛兵，立正，舉手，出了營門。

街上散佈着許多許多穿同樣服裝，佩同樣符號的軍人，這些都是同學，每到歧路，便有些相互敬禮，然後分途。凱想找個冷僻的地方把軍衣換了，却苦於地方生疏，四面張望儘是熱鬧的行走着人，因四顧與在同一條路走的同學目光相接，雖然互相不認識，但因同學便須敬禮，這樣多敬了許多禮。

無意間抬頭看見××旅館的市招了，這使凱很窘，希望這僅是錯覺，但對照了信封又明明是的，想走進去，又覺得必須換了衣服才好，慌張的在這旅館兩旁找條稍爲冷落的弄堂，便胡亂換了衣裳，但這樣的弄都沒有滿懷焦急，徘徊了又徘徊，終於沒奈何跑進旅館。

很快的，被領到她的房外，凱癡立着，茶房搞着門喊『有客人！』門應聲開了，顯出她的臉來，凱踱進去，低下頭有點難爲情。

『呵！是你，凱！你來啦！我眼望穿了。她稍一凝視後活潑的接着他脅下的包裹，熱狂底攀着他吻着他的額，眼，頰，停到唇上，手抱着拍着撫着他，替他脫了帽子，摸着他的光頭皮。

凱爲熱情所激動，兩手緊緊圍着她的腰，在這一瞬間萎了的心復蘇過來，開着燦爛的花了。

『怎麼變這個樣子了？凱！我意想不到！』

『非常愧赧的，完全是丘八樣子了，你不討厭嗎？』

革命的戰士都是一般底可愛的——在先，我意想中的你是個威武凜凜的掛三角帶軍官，但是兵士，才是真

正的革命戰士呢？」

「……」凱沒有回答，吻了她的手，眼睛裏燃燒着感激的火。

「真的，途中每見一個軍官，我便心一動，以為是你了，特別覺得和霽似的，仔細看時却又不是，便感到失望。誰知那全錯了。」她說着笑了。

「佩我偷偷離開你，你不怪我吧？請原諒我，我是被革命的熱情支配昏了，那時徒口談革命，覺得不滿足，要真切的革命，只有武裝起來，但是現在是這個樣子，被她們那些小心眼的人知道，她們將笑你。」我們的皇后戀上了「一個丘八」吧！」

「不要那樣想，我還不至那樣淺見，我心目中的你決不會因他的服裝改變了他偉大的心。軍官學生體驗小兵的生活，才是深入羣衆，從下層做起。——凱你初走時我以為你拋了我，我真傷心，後來知道你是去武裝起來的，我更熱狂了。凱如果你真去當小兵，一個革命理論者去當兵，我想不出我要怎樣的……」

「佩我的佩到今天我才認識你……」他們相抱着長吻着，他眼角濕潤了，「佩你真偉大！」

十二點鐘了，她提議出去吃飯，要吃得富麗點，為革命祝福，為我的戰士祝福。凱同意了，但他忸怩的說，「換了衣服出去吧。」

「不要，凱我願軍裝的夥伴我同走，我覺得可驕傲。」

在路上，她靠得很緊，滿面含着笑容。

凱懷着鬼胎，他想，但願莫碰到熟人。

走進飯館，凱看見有許多同學在吃酒，他胡亂的點點頭，擇個座位同她坐下去。他想：其中有一個好像面熟的，怕是本隊同學吧？他疑心那同學在偷看她，或許在暗笑這樣醜陋的丘八大爺伴着這樣嬌的的姑娘吃飯有點滑稽，但他又有點得意，坐在自己身邊的是這麼美麗的姑娘，一定會叫他們羨慕。

她很坦然，很快樂，高聲談話，放縱笑。吃了酒，她的臉色更紅豔了，凱看了滿足的微笑。不知什麼時候，她拊過來

一片紅燒肉，是她沾過唇的，凱吻着吃了，她也吻着她自己的筷，眼光相遇，二人都笑了，她媚笑的低下頭，凱偵視了周圍一遍。

走出飯館，決定往公園散步去。途中她正當用輕快的口吻告訴凱許多事，忽然耳邊，咯地皮鞋跟發出大聲，她吃了一驚，回頭看凱突然立定，對着前面走來的軍官死勁的行舉手禮，那軍官過去了，凱才活潑轉來，告訴她『這是我的中隊長。』

『嚇壞我了，心怦怦的跳。』她受委屈似底說。

『沒有法子呀，軍人得眼看四面，耳聽八方，隨時準備着立正，手，掛在眉上！』凱說了隨覺得一個黑影襲上心頭，對軍人起了反感。

公園的遊人很多，同學也很多，凱虔誠祈禱，不要遇到熟人，尤其不要遇到官長！

他們選擇一顆樹下坐着，低頭很甜蜜的情話，她貪求的要他說軍隊情形，她也告訴他C縣的那些小姐在他走後怎樣的恥笑她，後來知道是進軍官學校了，仍舊有信來，她們是如何的來巴結，她說『那都是好笑的。』還告訴二週中G縣的情形，好像內部也起變化了，總之『凱你離開了G縣，是G縣的損失，沒有你，他們那些飯桶是不行的。』

『啊！凱，密司李是同第一區黨部的黃訂婚了，胡芝仙剪了頭髮也大談革命……真的凱，我告訴你小小的一個笑話，你曉得的，那前方嚇怕了回來，鑽營來我們G縣做公安局長的那位林老爺林岑春同志，他老是那副急色兒的嘴臉，眼睛盯着人如獵狗趕狐狸般的討厭，你走後他高興極了，他寫長長的一封信給我，內面盡是肉麻話，還誇張一些他過去革命的功勳，他又怕難下台，故意請三天假到省裏去，然後叫他的一個小勤務兵送來，可又追錯了，送到縣黨部裏，於是鬧傳了全城，都笑他想吃……』她紅着臉說不下去。

『想吃什麼？』

『刁鑽的鬼東西！』

『都笑他想吃刁鑽的鬼東西？』

『我打你嘻嘻嘻嘻！』

『哈哈哈哈哈！不是他們都笑他想吃我的天鵝……』

彷彿一個官長走過，凱吃驚急忙立正，那軍官已回頭站住，認得是訓練部主任，背後隨從二個護衛，凱忙舉手。

『那是那一隊的學生？』主任凶厲地責問。

『報告——第×期入伍生第二大隊三中隊凱。』

『你懂不懂陸軍禮節？』主任拿出簿子記了凱的姓名隊號。

『報告主任，因為一時失顧，學生知道過失。』

『開步——走向後轉——走！立！定！敬！禮！禮！畢！敬！禮！禮！畢！敬！禮！禮！畢！敬！禮！』主任掉頭大踏步走了，凱放下手頹然倒下來。

一羣閒人在旁邊看熱鬧。

她也有點憤感了，看着身邊掛着淚水的凱，心中刀割般的苦痛。

『這繁文縟節我受不了，我要離開軍隊了！』

『不要，凱，長久了當會慣一點。革命的人不當因這點挫折灰心。』

他們懊喪的坐了車子回到旅館，凱撲到她肩上了，她失了主意地撫摸他激烈跳動着的胸口，她扶他躺到床上，她悲傷把臉鑽到他脅下，左手拭他的眼淚。

凱拭着她頭髮慘然的說：

『從軍的莊嚴的夢漸漸褪了色，我怕不能繼續下去，這樣毀滅人性，隨時可以被人侮辱的生活不是有腦袋的人幹得了的，佩，也許有一天我會走出來，佩，你能原恕我否？』

『不要向那面想，凱，我心痛着了，凱，你走出來吧？或是你忍耐下去？我總是了解你，一個樣子對你的。只要，凱，你』

不痛苦，我心上覺得好過！——但是凱，你能否試試忍受着我好爭口氣？」

「武裝嘿，武裝是這麼一回事嘿！——佩，你說得對，我聽從你，我還是試試忍耐着……但是……我試試忍耐下去，我聽從你……」

「沒有拿到武力，革命就是乾喊，我們不會成功的。」

「是的，佩，我得武裝起來！」凱忽地緊握她的手，「佩！我彷彿以後一切都知道了，我預感到，我會失去，武裝下去會失去我的本能，會失去我的健康；我的身體整個會消滅……革命什麼都會失去，佩，我怕會失了……失了你的佩，你！」

「冷靜一點，凱，你怎麼這樣激昂起來，眼色也變了，你今天怎的忽然懷疑我了？凱靜一點，凱，我永久永久一個樣子不變的。」

她恐怖地伏在他身旁，臉擦着臉，躺下來，吻着，吻着，相覷着默默地的泉交流了。

瞿然，凱跳起來，看看她腕上的錶，急急抓着包裹說：「要回去了。」

「不能爲我多留一刻嗎？」

「軍人當把時刻刻在額上，規定五時半回校，不能遲到五時三十一分。」

「你就這樣去了嗎？」她奔過來緊緊抱着。

決然的，凱離開她走到門口，忽然想脅下這包衣裳，反正是不要穿，還是交她保存吧。他跑回來又抱着吻了，走出旅館十步，她跑出來了，她說：「我送你回營吧。」

「那可以不必了，時間很逼促，我得快一點走。」

「凱允許我一道走吧！你出了房門，我就覺得空虛，房中陰沉沉地我的心要爆開來了。」

她要拉着手並走，凱叫她走在左邊說：「右手要留着敬禮。」

在轉角處，凱叫她好回去了。她戀戀的立定腳跟，他走了幾步又回來：「佩，我們什麼時候能再敘會？」

『……』她流淚無言。

『你回去吧！』凱稍稍踟躕了說。急急的轉身跑。邊跑，邊回頭。

她癡立在牆角，路燈已放光，很萎黃脆弱。凱心中也很脆弱。她伸手在空中揮，被晚風吹動，衣服飄飄然的。凱也伸手搖，邊走進營門——校門。

穿過大操場，走到二門，聽到報數聲音了。凱趕到自己隊上，時剛在站隊，他熟練地挨到尾上。一個同學替他欣幸說：『凱好幸運，Just time，差一點就倒霉。』

報數點名，交手簿，聽講話，宣布大隊三人遲到，各罰禁足兩星期。

『解散！』大家舉手敬禮，那遲到的三個已氣急敗壞的趕來，但是已罰定了。凱吐口大氣說：『謝謝上帝，謝謝愛神保佑，謝謝總理在天之靈！』

細密檢查

(一)

這是可喜而又可怕的命令。

『細密檢查，學術科停止三天。』

平常的內務還不够整齊嗎？要以三天來預備，這真是可驚的，我們都有點担心，助教們是經到過的更是發愁。然而假期難得，檢查後可以休假一天，檢查前又可以停三天課和操，檢查的日子當然是不上講堂不上操了。到底還是一個值得期待的夢，而且經驗到一次也是有趣的事。

說是三天的預備，實際一禮拜前已開始動作了。

真是可怕的大掃除，命令預備的第一日，規定先理寢室，各人的床鋪一床床的搬到操場上，被單衣服前兩三天已洗得很乾淨了。床板和櫈曝在烈日底下，可憐臭蟲死得不知多少而且晒了又搬到河裏去洗，不單灰塵污點